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rror Atmosphere Description in New Strange Tale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Taking *Annihilation* as an Example

CHEN Huiyao

Hubei Minzu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ne 4, 2026

Accepted: July 10,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CHEN Huiyao. (2026).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Horror Atmosphere Description in New Strange Tale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Taking *Annihilation* as an Example.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144–15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5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5>

Abstract: New-Weird fiction is grounded in reality while integrating sciencefiction, fantasy, and horror elements. It reconstructs everyday reality through uncanny narration. Its depictions of horror atmosphere perform a vital macro-constructive function in worldbuilding, reader immersion, and narrative progression. Meanwhile, at the microlevel, including lexical choice, syntactic rhythm and phrase collocation, such writing exhibits distinctive features that set it apart from conventional popular fiction. Nevertheless, these features are often diluted or overlooked in Chinese translation, which to some extent weakens the original horror atmosphere. Guided by th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this thesis aims to achieve comparable horror experiences for targetlanguage readers and sourcetext readers. Focusing on the transla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horroratmosphere depictions in New-Weird fiction and taking *Annihilation* by Jeff VanderMeer as the case study, this paper conducts an analysis from both macroconstruction and microdescription dimensions. It hopes to offer methodological references for the translational representation of similar speculativefiction works.

Keywords: New-weird; horror atmospher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Theory; *Annihilation*; English-Chinese transla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CHEN Huiyao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pursuing a Master's degre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t Hubei Minzu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New-Weird fiction, speculative-fiction translation, and functional-equivalence-oriented translation studies. His email address is 930131306@qq.com.

功能對等理論視角下新怪譚小說 恐怖氛圍描寫的漢譯研究 ——以《湮滅》為例

陳輝耀

湖北民族大學

摘 要：新怪譚小說以現實為基底，融合科幻、奇幻與恐怖元素，通過怪誕敘事重構日常，其恐怖氛圍描寫對世界觀完善、讀者沈浸及敘事推進具有關鍵的宏觀建構功能，同時在詞匯選擇、句式節奏、短語搭配等微觀層面呈現出區別於傳統通俗小說的獨特特征。然而，在漢譯過程中，這些特征常被削弱或忽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有的恐怖氛圍。所以本文將以功能對等理論為指導，追求譯文讀者與原文讀者相似的恐怖體驗，聚焦新怪譚小說恐怖氛圍描寫的翻譯再現問題，以傑夫·範德米爾（Jeff VanderMeer）《湮滅》（*Annihilation*）為案例，從宏觀建構與微觀描寫兩個層面展開分析。旨在為同類幻想文學的翻譯再現提供方法論借鑒。

關鍵詞：新怪譚；恐怖氛圍；功能對等理論；《湮滅》；英漢翻譯

一、引言

新怪譚（New-Weird）是 20 世紀 90 年代末興起於歐美、2000 年後獲得廣泛關注的跨界幻想小說流派，核心是以現實為基底，融合科幻、奇幻和恐怖元素，強批判、重氛圍、反浪漫化。如今該類型的小說已經在幻想小說領域占據了一席之地，其影響力也在逐步提高。

新怪譚小說的恐怖氛圍描寫是其一大特色。這種描寫並非只是獨立存在，而是對新怪譚小說世界觀的完善、讀者沈浸感的增強、敘事的推進等宏觀特征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並且這種恐怖描寫也有自身區別於通俗小說和舊怪譚小說的微觀特征，包括詞匯選擇、句式節奏、短語搭配等方面。但是在翻譯過程中，為了達成通順和可讀性，易丟失或者疏於考慮這部分特征，削弱譯文讀者的體驗。專門針對新怪譚小說這一類型、尤其是將其微觀描寫特征與宏觀建構相結合的漢譯分析，尚缺乏系統研究。

所以，本文聚焦的核心研究問題是：如何在譯文中有效再現新怪譚小說的恐怖氛圍？本文將功能對等理論應用於新怪譚恐怖氛圍描寫的翻譯。該理論以讀者反應為翻譯質量的衡量標準，與新怪譚小說恐怖氛圍描寫的功能高度適配。本文力求讓譯文讀者與原文讀者產生相似的反應，從而讓恐怖氛圍在譯文中再現。

本文選取的案例來自新怪譚小說代表人物傑夫·範德米爾（Jeff VanderMeer）的代表作品《湮滅》（*Annihilation*）。該小說是新怪譚的代表作，本文將選取其中具有恐怖氛圍描寫特征的典型案例。本文主要內容包含兩部分，第一部分列舉新怪譚小說的恐怖氛圍描寫特征，包含宏觀建構特征與微觀描寫特征，第二部分則在恐怖氛圍描寫特征的基礎上進行翻譯實操，主要聚焦原文特征的分析方法，以及文本的翻譯與評估。



二、功能對等理論概述

1964年,奈達在其經典著作《翻譯科學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中首次提出了動態對等的概念。1969年,奈達與查爾斯·泰伯(Charles R. Taber)合著的《翻譯理論與實踐》(*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一書出版,該書進一步闡釋了動態對等的核心內涵,強調譯文讀者的反應應與原文讀者的反應基本一致,並明確反對將『動態』簡單理解為純粹追求譯文的流暢或效果。1986年,他與德·瓦德(Jan de Waard)合著的《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一書中,正式以功能對等取代了此前的動態對等。此次修正旨在突出翻譯的交際功能並澄清誤解,其理論內涵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可被視為對動態對等理論核心要義的進一步明確與優化。

功能對等理論打破了傳統翻譯理論中形式對等的局限,轉變了翻譯的評判邏輯與實踐重心,將關注點從單純的語言符號、句式結構、語法框架等表層形式,轉移至譯文的交際功能、傳播效果以及目標讀者的閱讀反應之上。該理論的核心主張為:翻譯無需機械復刻原文的語言形態與外在架構,關鍵在於使目標語讀者接收到的信息、產生的情感共鳴與文本理解,無限趨近於源語讀者閱讀原文時的真實體驗。在實際翻譯過程中,譯者需要統籌兼顧文本語義內涵、文體風格特征與背後蘊藏的文化內涵,跳出源語表達習慣的束縛,靈活變通句式結構、調整措辭表達,最終完整復刻原文的交際價值與藝術效果,實現跨語言、跨文化的有效溝通。

三、新怪譚小說的恐怖氛圍描寫特征

要探討新怪譚小說的翻譯策略,首先需厘清其恐怖氛圍描寫的核心特征。新怪譚(New-Weird)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是一種融合科幻、奇幻、恐怖等文類的雜糅美學(呂廣釗,2022),柴那·米耶維(China Miéville)的《帕迪多街車站》(*Perdido Street Station*)和傑夫·範德米爾的《湮滅》是這一類型的代表作。

相比於傳統怪譚小說,新怪譚小說的恐怖氛圍在微觀描寫與宏觀建構上進行了創新,旨在製造特別的恐怖效果。這種對文本效果的刻意追求,與功能對等理論強調的讀者反應和交際效果高度適配——因為若要再現新怪譚特有的閱讀體驗,譯者必須突破形式對等,靈活調整語言。下文將從宏觀與微觀兩個層面,具體分析新怪譚小說的特征。

(一) 宏觀建構性特征

新怪譚文本的宏觀建構性特征分為三個方面:對整體世界觀的建構性、對讀者沈浸感的建構性、對敘事推進的建構性。

第一,世界觀的建構性。新怪譚文本的恐怖氛圍是層層遞進的,為整體世界觀建構服務,而非突然完成。為了避免過度壓迫敘事,新怪譚小說的恐怖氛圍描寫採用分散布局,讓恐怖效果在全篇中持續釋放。

第二,讀者沈浸感的建構性。讀者沈浸感同樣依賴於這種恐怖氛圍描寫。這種氛圍描寫傾向於引導讀者,在引導過程中,讀者能夠逐漸深入,真正達到身臨其境、感同身受的效果。新怪譚長篇小說的恐怖氛圍描寫常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較為克製、簡略和模糊的描寫,讓讀者預先知道此處存在非常規邏輯,建立基礎的預期。第二階段世界觀逐步完善,讀者的沈浸感也漸漸深入,再用長段、高度視覺化的精確描寫補充細節,新怪譚的精確描寫雖增強了視覺化,但其怪異內容仍難以被讀者完全理解和想象,需要讀者主動參與與想象——即讀者在閱讀中自行補充描寫未能完全呈現的怪異細節,增強了沈浸感的參與性與主觀性。

(Thomas Rauth, 2023)。

第三,敘事推進上具有建構性。新怪譚的恐怖氛圍描寫承擔敘事功能,服務於情節推進、懸念設置等,與舊怪譚相比,新怪譚的描寫更簡潔、更緊密地嵌入敘事框架,避免描寫成為孤立的停頓或純粹的裝飾。這種描寫也承擔呼應主題的作用,同時它也是核心主題的直觀顯現——世界的不可知性、認知的局限性、人類經驗的脆弱性等。

(二) 微觀描寫特征

如前所述,宏觀層面的兩階段描寫策略也直接影響了微觀的詞匯、句式與意象選擇。其次,新怪譚雖總體描寫更簡潔,但也會在局部使用過度描述(over-description)——即通過密集的細節堆疊、長句鋪排等方式,將怪異對象高度視覺化(Thomas Rauth, 2023)。

恐怖氛圍的微觀描寫也有相對獨立於整體建構的特征。首先,從古典恐怖故事、舊怪譚繼承的恐怖氛圍描寫,特別表現在一些傳統意象,例如『沼澤』(swamp)、『松林』(pines)等。其次,新怪譚的微觀描寫更強調功能性,而非孤立的裝飾性渲染。除此之外,新怪譚常對日常空間、社會規則與認知經驗進行改造,依靠重疊空間、認知分隔、異常邊界等非超自然設定營造神秘、疏離的怪異效果,而非單純依賴超自然怪物製造恐怖。正是這種策略,影響了新怪譚小說在詞匯、句式與意象上的語言特征。

(三) 特征總結

綜合以上特征,可以得出:在宏觀建構層面,世界觀的層層完善、讀者沈浸感的逐步遞進以及敘事推進中的懸疑設置與主題呈現,本質上都是恐怖氛圍描寫對文本整體發揮的功能,在微觀描寫層面,新怪譚特有的詞匯、意象、句式、短語等,則是承擔這些功能的載體,通過陌生化手法延長讀者感知時間,亦或是使讀者產生疏離、恐懼、詭異等反應。

由此可見,新怪譚小說在宏觀與微觀層面共同傳達的效果,正是其恐怖氛圍的核心。新怪譚恐怖氛圍的翻譯,本質上就是一個是功能對等所強調的效果遷移過程。

四、恐怖氛圍描寫

本章的案例選自經典新怪譚小說《湮滅》。《湮滅》是美國作家傑夫·範德米爾創作的科幻小說,作為《遺落的南境》三部曲(Southern Reach Trilogy)的首部,於2014年出版,憑借獨特的敘事風格斬獲星雲獎。亞歷克斯·加蘭(Alex Garland)將其改編為同名電影,並於2018年搬上銀幕。該書故事講述了X區域(Area X)被封鎖三十年,政府的勘探隊屢屢遇險。主角生物學家為查明丈夫死因,加入第十二支全女科考隊深入X區域。她們發現會生長文字的地下塔,主角吸入變異孢子。隨後隊員接連慘死、失蹤或反目,她孤身探索燈塔,揭開X區域的真相,自身也逐漸異化。本書分為五章,分別是《起始》(Initiation)、《融合》(Integration)、《獻祭》(Immolation)、《浸漬》(Immersion)、《消融》(Dissolution)。

基於前文的特征分析,本章對案例進行分析與翻譯,評估譯文,並在必要時進行修改,選取的案例分別屬於前、中、後三個不同的情節階段。

(一) 恐怖氛圍描寫的分析方式

新怪譚的恐怖氛圍描寫分析,以微觀描寫和宏觀建構雙層面的特征為基礎。在功能對等理論的指導下,本分析方式將從讀者反應入手,聚焦於分析新怪譚小說恐怖氛圍描寫原文的宏觀與微觀雙層面效果。



首先,宏觀建構性包含對整體世界觀的建構性、對讀者沈浸感的建構性、對敘事推進的建構性。對恐怖氛圍的描寫是層層遞進的,而非一次性完整揭露,所以要分析某一文段在情節上的具體位置,在不同階段,世界觀的完善程度、讀者的沈浸程度和敘事的推進程度直接影響了譯者在翻譯某一文段時應該採用的語言——部分長篇小說前期語言較為模糊、簡略和含蓄,後期則直接且視覺化。關於敘事的建構分析,主要是分析某一文段的恐怖氛圍描寫在敘事上的作用,例如設置懸念、作為鋪墊以及對主題的作用等。這種分析的目的是確保譯文在不同敘事階段引導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同步的認知節奏。

其次,微觀層面的分析主要分為機制分析和效果分析,前者分析文本用了什麼樣的藝術手法,包括修辭、意象、詞、短句、習語、句式等,後者則是在這些手法下,對讀者產生了何種效果,包括延長讀者感知時間的陌生化效果、使讀者產生詭異、恐怖、懸疑等異常感知。機制分析幫助分析產生效果的手段,效果分析則驗證這些所產生的效果,兩者都是實現微觀層面效果遷移的必要前置步驟。

下面選取了一段典型案例作為分析的對象。

案例:The tower, which was not supposed to be there, plunges into the earth in a place just before the black pine forest begins to give way to swamp and then the reeds and wind-gnarled trees of the marsh flats.

首先是宏觀建構層面分析,這段話是開篇第一句,所以所用的語言恐怖氛圍還較輕,只是對這個世界的怪異性有一種微弱的透露,只是讓讀者建立基礎的預期,作為引導讀者沈浸的開端。同時,對『tower』的描述,也設置了一定的懸念,為後續故事的展開做鋪墊,同時這段描寫微弱呼應了《湮滅》世界的不可知性的主題。

其次,從微觀描寫層面的效果分析和機制分析入手,整體而言句式較長,會讓讀者感受到較高的信息負荷,延長讀者的感知時間,但總體並不難理解,二次閱讀後,母語讀者基本能掌握大致意思。文本對恐怖氛圍描述上較為克製,案例中的『was not supposed to be』給人一種十分客觀冷靜的感知,沒有給出它任何不該存在的理由,是一種較為模糊的表達,建立一定的讀者期待,為後續發展做鋪墊。『plunge』呈現出一種突然且猛烈的感受,『just before...the marsh flats』卻運用了時間詞來表達空間順序的寫法,其中『give way to』運用了一種隱性的動態表達。同時一整段呈現了較為克製的描寫,沒有使用過於生僻或者華麗的詞語,符合新怪譚文本的一貫特征。

(二) 恐怖氛圍描寫的翻譯

這部分將以功能對等理論為指導,著重展示原文本效果在譯文中的再現。整體結構是先呈現原文和譯文,在評析過程中融合原文特征分析和對應的翻譯手段,必要時對譯文進行改譯。

以下是在《湮滅》中選取的三個案例,分別取自第一章起始、第三章獻祭和第四章浸漬,這三個案例分別處於X區域世界觀層層展開的前期、中期和後期,逐步揭露這個世界的真相,這樣的選擇能展現不同階段下譯者應採用的翻譯方式。

以下是案例一,選自故事的第一句。已經從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進行了分析,所以在案例一中,主要聚焦於譯文。

案例一:

原文:The tower, which was not supposed to be there, plunges into the earth in a place just before the black pine forest begins to give way to swamp and then the reeds and wind-gnarled trees of the marsh flats.

初譯：那座本不該存在的高塔猛烈紮入大地，所處之地剛好是黑松林即將化作沼澤，而後是蘆葦叢與濕地灘塗上狂風扭折的林木。

基於上一節對原文效果的分析，對文段進行了初譯。從宏觀建構層面分析，作為開篇第一句，語言恐怖氛圍較輕，僅微弱透露世界的怪異性，讓讀者建立基礎預期，引導其沈浸。對『tower』的描述也設置了懸念，為後續故事做了鋪墊，並隱約呼應了《湮滅》世界不可知性的主題。總體而言，這些建構功能在譯文中也較完整地體現出來。

從微觀描寫層面，『plunge』翻譯成『猛烈紮入』保留了原文的突兀感和猛烈感；『just before...the marsh flats』的『just before』是整句話的连接詞，同時作為以時間寫空間的詞，譯文保留了這一特色。『give way to』的隱形動態也用『化作』來翻譯，契合其美學特色。

從功能對等的角度看，該譯文在宏觀上保留了開篇的宏觀建構功能，在微觀上傳遞了突兀、克製等效果，兩個層面都符合效果遷移的要求，無需修改。

案例二：

原文：A second look, and from the direction of base camp amid the swamp and far distant pines, I could see strands of black smoke, which could have meant anything. But I also could see, from the location of the Tower, a kind of brightness of its own, a sort of refracted phosphorescence, that did not bear thinking about.

初譯：再度擡眼望去，沼澤腹地的營地方向，連同遠方成片的松林之間，幾縷黑煙悠悠飄散，說不清這異象預示著何種征兆。而那座孤塔所在之處，竟兀自漾開一抹異樣幽光，仿若折散流轉的鄰鄰鬼火，可怖光景叫人不敢深想。

從宏觀建構角度看，該文段屬於小說的第三章《獻祭》。『black smoke』、『refracted phosphorescence』和『brightness』這些意象設置了一定的懸疑，相較於上一案例，該文段已經較為明顯地傳達了這個世界正在發生異變，引導讀者深入探索。對『brightness』、『refracted phosphorescence』這些光元素的描寫已經較為詳細，而讀完《遺落的南境》三部曲可知，這種來自外星生態的光也是整個世界產生異變的核心所在，文本也在世界觀的完善上層層深入。這段描寫也照應了世界的不可知和經驗世界的脆弱性的主題，對主題的照應也更為緊密。

從微觀描寫層面，恐怖氛圍的塑造直接借助意象和語義：原文的『brightness』在譯文中處理為『異樣幽光』，『refracted phosphorescence』譯為『折散流轉的鄰鄰鬼火』，這些都營造了一種未知和陌生化的氛圍，延長讀者的感知時間。這種不尋常的光亮正是X區域中使人產生異變的源頭。同時藉由第一人稱的感受表達：原文的『which could have meant anything』譯為『說不清這異象預示著何種征兆』，『that did not bear thinking about』譯為『可怖光景叫人不敢深想』，表達了敘述者已經感知到異變產生，但是精神仍在抵禦這種思考的拉扯感。這兩個短句分別置於一對平行句式之中，加重了這種感受。

但是這段譯文在微觀層面的描寫整體偏離了原文克製的效果，同時也導致了宏觀建構的偏離，使原文讀者和譯文讀者的反應上並不一致。這段描寫運用一些文白相間的手段去營造詭異氛圍，但客觀上增加了原文所沒有的突兀感。具體而言，『異樣』『鄰鄰』『悠悠飄散』等成分均缺乏原文依據，雖然意在營造新怪譚的詭異性，但考慮到該段處於小說中期的朦朧未知階段——讀者對世界已有初步了解，核心異象尚未揭露，過度修飾反而破壞了懸疑感，削弱了引導讀者沈浸的效果，原文和譯文讀者的反應並不相似。在《湮滅》的中期建構階段，語言仍宜保持含蓄與簡潔。



基於以上評估,對譯文進行改譯。譯文如下:『再望了一眼,從沼澤與遠處松林包裹著的大本營那個方向,我能看見幾縷黑煙,說不準意味著什麼。但我同時也能從高塔的位置,看到一種自帶的光亮,像是折射出的磷光,我不敢細想』。上述譯文去除了文白相間的風格,恢復了原文的克製,同時去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增詞,且用『光亮』和『磷光』分別替換『幽光』和『鬼火』,維持了新怪譚文本在對應階段的描述特點——模糊和簡潔,避免太具沖擊感的描述。改譯後的譯文因此更符合功能對等原則;它再現了原文中期的克製與模糊感,使中文讀者能夠獲得與英文讀者相似的朦朧未知但又隱隱察覺到怪異的反應。

案例三:

原文:I had no time to absorb what had just happened, however. Soon after I stood once again on the trail, the brightness usurped many more places than just my nerve centers. I crumpled to the ground cocooned in what felt like an encroaching winter of dark ice, the brightness spreading into a corona of brilliant blue light with a white core. It felt like cigarette burns as a kind of searing snow drifted down and infiltrated my skin.

初譯:然而,我根本沒有時間去消化剛才發生的事。我再次站到小路上後不久,那光亮不僅篡奪了我的神經中樞,還接管了我身體的更多部位。我癱倒在地,像蠶蛹般被裹在一個步步逼近的、黑暗冰封的冬天裏,那光亮擴散成一個帶白色內核的熾藍色光暈。某種灼熱的雪飄落下來,滲入我的皮膚,就像煙頭的燒灼。

從宏觀建構層面來分析,這段案例選自《湮滅》第四章《浸漬》,小說已經發展到後期。在這一章節中,主角生物學家殺死勘探員之後,她之前在塔(tower)內感染真菌的癥狀劇烈地爆發出來,這段話已經在直接描寫敘述者的變化,在氛圍營造和讀者反應上逐層遞進——此時氛圍已經鋪開,讀者開始驗證上文引導下建立的期待。本段落第一次讓『brightness』從外部觀察對象轉化為主動侵占身體的異質力量,這標誌著文本從氛圍鋪墊進入異變顯現階段,讀者期待開始得到驗證,沈浸感也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見證。原文通過『usurped many more places』『crumpled』『infiltrated』層層遞進,將敘事推進到實際異變。『had no time to absorb』呈現認知局限,使讀者與人物感受同步。結尾停在『infiltrated my skin』這一未完成狀態,形成一個小高潮,同時為後文徹底異化埋下伏筆。主題層面,本段落集中呈現認知的局限性與經驗的脆弱:理性失效、神經中樞被篡奪、矛盾感受指向無法被既有經驗理解的核心。

從微觀描寫層面,本案例以多種方式表現恐怖,包括比喻、非常規用詞和意象表達。首先是比喻。『encroaching winter of dark ice』和『cocooned』為隱喻性表達,『it felt like cigarette...my skin』為明喻。三個比喻——『黑暗冰封的冬天』、『像蠶蛹般被裹在』、『就像煙頭的燒灼』,都是描述敘述者感受,這些比喻都直接強化了敘述者發生異變時的自身感受,呈現出自我意識與侵入意識之間的交融與排斥。

其次是非常規用詞,『usurp』和『searing snow』的運用都屬於這一類型,『usurp』本義為『篡奪、奪取』,通常指將不屬於自身的東西據為己有,多用於權力和財產的奪取,意在凸顯『brightness』本身的主動性和侵入性,第二個賓語『nerve centers』並非常規的權力或財產等,但是中樞神經作為控制人體的中心部分,必然包含一種主導權的涵義,因此作者以『usurp』表達一種奪權式的感受。譯文選用『篡奪』和『接管』來傳達這一含義,兩個詞並用也不冗余。『searing snow』采用矛盾修辭:『searing』意為『滾燙的』,而『snow』是冷的,這種對比實現了陌生化效果,延長了讀者的感知時間。

第三是意象表達,本案例延續了光元素的意象系統,以呼應本書核心內容,如『brightness』『brilliant blue light』『coron』『white core』在譯文中分別被翻譯成『光亮』『熾藍色』『光暈』和『白色內核』。譯文未添加額外修飾詞。

綜上,從功能對等的視角來看,該譯文在宏觀上準確傳遞了後期異變階段的敘事推進功能,傳達了原文的階段特征。在微觀上通過保留比喻、矛盾修辭等語言載體,實現了效果遷移——中文讀者能夠獲得與英文讀者相似的感官異化與認知沖擊體驗。

(三) 翻譯策略總結

基於功能對等理論所追求的效果遷移,本文從上述案例中提煉出以下三條翻譯策略:第一,階段匹配,如上述三個案例——前期保留模糊與信息缺口,中期保持克製與含蓄,後期可適度強化感官異化,同時呼應原文不同階段的敘事策略。第二,保留陌生化效果,對矛盾修辭、詞語超常搭配等不作通順處理。第三,保留認知缺口,不在譯文中添加原文沒有的確定性信息或修飾成分,從而維持讀者的主動想象與沈浸感。

五、結語

本文以新怪譚小說《湮滅》為案例,應用功能對等理論,探討了其恐怖氛圍描寫在譯文中的再現問題。研究發現,恐怖氛圍的翻譯不能孤立處理為局部的修辭轉換,而應服務於整體世界觀的層遞建構,其目標是使譯文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相似的恐怖反應。基於案例分析,本文提煉出階段匹配、保留陌生化效果與保留認知缺口三條核心策略。這些策略本質上正是功能對等所要求的效果遷移在操作層面的具體體現,能夠有效指導新怪譚小說恐怖氛圍的翻譯決策,有助於更全面地傳達新怪譚小說的恐怖氛圍。同時該方法也為其他具有相似特征文本的翻譯研究提供了可參照的路徑。

本文的局限性主要在於案例單一。新怪譚小說內部存在風格差異。本文以長篇新怪譚小說《湮滅》為例,所提煉的策略是否適用於其他新怪譚作品,尚待進一步驗證。此外,陌生化的藝術手法在新怪譚小說的恐怖氛圍描寫中比較常見,本文只是簡單提及,需要進一步探討其在翻譯中的再現策略。

參考文獻

- ① Rauth, T. (2023). Forms and functions of description in the (new) weird. *Anglia*, 141(3), 407-430.
- ② Noys, B., & Murphy, T. S. (2016). Introduction: Old and new weird. *Genre*, 49(2), 117-134.
- ③ 範欣欣:《『陌生化』理論在文學創作中的運用》,《文藝理論與批評》,2007年第2期,頁133-136。
- ④ 呂廣釗:《解構『認知陌生化』:新怪譚小說中的偶然性與逃逸線》,《文藝理論研究》,2023年第5期,頁184-193。
- ⑤ 王林海,石艷婷:《功能對等理論在文學翻譯中的應用——以〈現代沙特阿拉伯文學敘事藝術〉翻譯實踐為例》,《外國語文》,2014年第4期,頁123-126。
- ⑥ 王一平:《『實驗室』方法與『環世界』反思——新怪譚小說〈南境〉三部曲的科技與環境批判》,《文化研究》,2023年第2期,頁222-240。
- ⑦ 鄭海凌:《『陌生化』與文學翻譯》,《中國俄語教學》,2003年第2期,頁44-47。
- ⑧ Nida, 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4.
- ⑨ Nida, Eugene A., &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1969.

(Editors: Derrick MI & Andy ZHANG)